

Y 有此一说
ouciyishuo

人前不可有霉相

□流沙



我家祖上是当地的大户人家，生意通达，在上海也有铺子。后家道中落，到了父亲这一代，浮华被时代激流悉数带走，只余几间房、几个人。

小时候不知家族历史，也无人对我说起。有时候看着老屋里精美的雕窗、光滑的青石地面，觉得自己的家族与他人的不一样。

不一样的还有曾祖母。村里许多老太太总是衣冠不

整，头发凌乱，喋喋不休，但是我的曾祖母衣裳总是清爽爽的，头发总是梳得顺顺的，神态总是静静的，说话的时候，慢条斯理，不急不躁。

曾祖母与婶子关系不融洽。婶子经常无理取闹，曾祖母从不与她争论。每当婶子恶语相向时，曾祖母总是脸色平静地说：“声音轻点，让别人听到多不好。”

曾祖母非常好面子，每有亲戚来访，她从不说婶子的坏话。有时候我在她身边玩耍，她与亲戚聊天，就听到她在夸婶子如何勤劳，孙子们如何孝顺。有时还把我拉过去，摸着我的头，说：“这个曾孙与我最贴心。”

其实，曾祖母的日子非常苦。当时全家人一日三餐都成问题，早晚两餐只能喝粥，到了青黄不接时，还

得用红薯充饥。

我那时尚小，不知愁滋味，而曾祖母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，怎能不愁？

但我的曾祖母精精干干，从来没看到她哭过，她也从来不向别人兜售苦难。

前段时间翻家谱，发现里面有几句家训：“人前不露怯，远足不露财，内外当整洁，自奉须俭约……”

曾祖母秉承祖上的训条，日子再苦，命运多舛，也避免以悲苦之色示人。

我想这既是从商世家的教导，也是至理的人生训条。

可叹的是，我是人近四十才想起曾祖母当年的从容和坚强，而在此前跌宕起伏的人生中，我露过太多的怯，诉过太多的苦，兜售过太多的难。

其实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与其以一副落魄脸示人，不如换以清新、明朗的形象，反倒更让人信任，更能得到成长的机会。

J 精粹短文
ingcuiduanwen

天然的财富

□晨 曦

毋庸讳言，物质条件是人安身立命之本，谁都希望自己有与生俱来的财富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笔“天然的财富”，但很多人却与这笔财富失之交臂。这笔“天然的财富”就是知足。

懂得知足的人，内心是丰盈的。有些人已经很富有了，但在欲望的作用下，仍感觉自己贫穷。是否富有，很多时候是比较出来的：自己富有不算

富，比身边人甚至比所有人都富才算富——这么比的结果，就是感到自己越来越贫穷。我们都明白，这种贫穷完全是自己制造出来的，人为地将自己造成“贫困户”。

梭罗说：“一个人放下的越多就越富有。”懂得对欲望有所节制，对于身心健康和人生发展都大有裨益。所以，苏格拉底说：“知足是天然的财富，而欲望是人为的贫穷。”

修补与放弃

□初 程

看别人侍花弄草，种种可爱，总是羡慕。轮到自己，怎么也养不好。

隔壁邻居有一座鸟语花香的园子，每次路过，一园花草精神抖擞。请教秘诀，简单答说：去粗取精，弃坏换新。不是什么良方妙策，只是学会放弃而已。阳光雨露、水土肥害面面俱到，还不能养好的，

最好丢弃，再换新的，免得空劳一场。

修补，有节俭度日，也有惜物念旧，哪一种都是美德。于是，遇事花大力气修补，总是首选，费时耗力在所不惜。

在明白人看来，可补的补，该丢的丢，才是清醒。当放弃已经好过挽留，恋恋不舍反添苦恼。

书生报国

—老科技工作者李超显的故事

□李雪晴

大家叽叽喳喳地，一会儿看自流井的新鲜，一会儿议论起帅气的孙政委。孙政委很是随和，就让身边漂亮的女翻译问候大家。女翻译的爸爸是汉族，母亲是维吾尔族，两边的话都说得倍儿溜。

孙政委说：“让她们先猜猜我多大了？”

妇女们叽叽喳喳一阵子，后来统一意见。女翻译说：“她们猜你二十八岁！”

二十八！我的天。孙政委至少比超显大十几岁，他应该四十多了。

孙政委很是得意。他告诉翻译：“让她们也猜猜我们的李技术员。”

妇女们又是一阵讨论。很快，翻译的回答几乎惊掉同行人的下巴：“七十！”

翻译笑着告诉超显，原来这里的观念是：年轻时维吾尔族男子要留大胡子，而年级大了，就没了胡子。李超显年轻没长胡子，故而被认为七十。

这里看人的年龄大小，跟内地相反。

“羊大满公社”，逢星期天便成集，新疆称之为“巴扎”。那时，维吾尔族老乡赶“巴扎”经过自流井，都争先恐后到井

边喝水。因水软甘甜爽口，生喝也不闹肚子。当时此井成了一道风景。

集市中，维吾尔族老乡的骑驴方式堪称一景，他们像八仙中的张果老一样倒骑驴。如果走路的话，天暖时居然会赤脚走路，却将长筒皮靴倒挂在肩上。当然，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心爱之物的磨损，但到了集市，就会拍拍脚板立马穿上。

有了集市，生活就会变得多彩。逢到节庆，“公社”还会在集市上放映电影。考虑到风俗习惯，苏联片子里多一些中亚风俗的电影，如哈萨克的，剧情热烈时，维吾尔族老乡们会手舞足蹈，放声高唱。

参与“羊大满”基地建设一段时间，超显就接到上级命令，速回北京。

这次行动，是国家新晶体管计算机在通讯站的调配，新晶体管机被称之为“717计算机”，此机的运算速度为每秒十万次。整套机器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调整好后，就去装备在“羊大满”所建的计算通讯站。为迎接这台国家重器，基地已专门盖好机房主楼。不久后，就是这里，控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石破天惊的伟大计划——中国第

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。遗憾的是，超显没有留在通讯站继续工作。

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，加上边疆生活水土不服，超显回到新疆不久便得了肺病。他不得不离开通讯站，被送到北京309结核医院。

1968年秋的一天，穿着病号服的李超显悄悄走出医院后门。病情渐渐好转后，他开始有些躺不住了。这里距国防大学的北门很近，一路走过去，沿途都是草地，向东唯一看到的建筑就是中国农业大学。最近他有些着急，留守处的领导还特地来探望，领导安慰说：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这病急不得，既然得了，就安心静养，配合医生治疗。”话虽这样讲，但李超显却时时想着远在新疆的计算机工作进展，想着基地的建设。眼看着我国的军工事业朝气蓬勃，同事们报效国家建功立业，他心里既兴奋又着急。平常时候，就借来不少计算机的书籍来读，也算是治病学习两不误。

由于他的肺结核属浸润性轻度阶段，所以三个多月的治疗后，身体就康复了。刚一出院，他就接到通



“东方红一号”

知：暂不回新疆，马上到北京酒仙桥738厂报到。

原来，这里正在研制生产320计算机，要求达到每秒运算20万次的能力。就这样，他又在北京一连工作七八个月的时间，几乎都是没黑没白的工作。至于新疆妻子儿女的事情，超显就是再日思夜想，国家重任也永远是第一和唯一。再说，基地领导也多次告诉他：放心工作，家里的一切，单位和组织都会安排好的。

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”这句古诗，用在年轻时的李超显身上，是再恰当不过了。1970年春，李超显重新回到陕西。这次不是咸阳，而是

转移到渭南市的一个山沟里。和他一起来的，是他参与在北京调试的那批“重器”。“重器”安装在这里一座单独的机房楼里，就是负责对天上所有的飞行器——诸如卫星、导弹、飞机的监控，以备预警之用。另外还有一项重大使命——服务“东方红一号”卫星。

1970年4月24日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——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成功，李超显和他的战友们，正是在这里紧张忙碌地观测着，一旦卫星飞行弹道有偏差，随即发出信号，再由计算机接收后立即计算予以调整，使卫星始终处于理想弹道飞行状态，类似导航。